

## 棄業他鄉 歸故鄉

二之一

### 大城市職場競爭激烈

### 「35+」尷尬多

# 「退場」返鄉捨專業 家庭作坊暫棲身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蔣勝男提出關於報考公務員取消35歲年齡限制的建議，引發社會持續討論。實際上，「35+」問題在各行業都是普遍存在，到了這個年齡的人，往往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生活負擔，而在一線大城市，他們承擔的壓力更大。面對年輕人源源不斷地湧入，「35+」

們面臨的不僅僅是更加劇烈的職場競爭，也更易觸及事業「天花板」，技術類職位在新技術更新迭代中壓力和尷尬尤其明顯，而選擇「退場」返鄉的人，多數還面臨專業無法施展的處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 小城需夯實返鄉儲備人才基礎

#### 承接人才有助發展

他表示，中國未來的發展將呈現階梯式布局，會有越來越多二三線城市發展起來，而一線城市可以視為人才的「黃埔軍校」。「目前中國70%的城市人口淨流出，人才選擇流向二三線城市，甚至返鄉創業，競爭相對較小，也能夠帶動當地的發展。」

他也認為，小城的產業是否有足夠讓人才有匹配的崗位和合適的發展空間，充分利這部分人力資源，中間必然需經歷一段磨合期，這也考驗各地政府的水平，「誰能抓住機會，誰就能贏得發展先機」。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所長 劉祥

受訪者供圖

一場春寒過後，廣東潮州的一個小鎮，清晨溫度剛剛回升到10度左右。38歲的朱培輝裹着外套，騎着電動車來到距家500多米開外的菜地。小小的一窪田地，種了六七種青菜。朱培輝熟練地掰了幾顆。「下了好多天雨，菜長得沒那麼好，不過每天也管夠吃。」

「相比在深圳每個月5千元（人民幣，下同）房租打底，我現在住家裏的房子，吃自己種的菜，生活基本不用什麼開支。」因為原來所在的企業裁員，朱培輝去年底選擇回到家鄉，早上看看股市行情，午後喝茶閒聊……他從高壓的城市生活中徹底解放，回歸每日慢節奏的田園生活。

過去2年多，受疫情持續影響，不少一線城市企業遇到經營難題，「35+」面臨前所未有的職場危機，部分人無奈選擇「退場」，返鄉就業創業，或者流向二三線城市。幾個月前，朱培輝還是深圳的一個普通白領，在福田

在廣州一家德國企業擔任技術保障人員的黃迪春節前回到了廣東汕頭。大學修讀IT專業的黃迪，曾經是同班同學們羨慕的對象，他成功應聘到一家跨國企業的分公司，為設備的售後維修提供技術支持，薪資雖然不算很高，但是企業福利很好，有充足的假期，亦有不少機會到國外學習。10多年前，黃迪與太太「拉埋天窗」，兩人本打算在廣州置業，誰料家庭遭遇波折，母親突遇疾病臥床數年，將積蓄花費殆盡，他的安家夢也就此「破滅」。錯過了買房黃金期，他們也只能眼睜睜看着房價飛漲。

#### 曾想大城賺錢小城安家

和太太商量之後，兩人決定先在家鄉汕頭買房，買房後，太太先回汕頭生活。「在廣州，可能100萬元（人民幣，下同）僅僅是首付，但是在汕頭的市區買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不到100萬元，家裏人幫忙湊了首付，每個月數千元的房貸還應付得來。」

對於中國人而言，成家立業是不可逾越的成長路徑，而買房則是成家的最基本的前提。和黃迪一樣，返鄉置業的大有人在。貝殼研究院連續3年發布的《返鄉置業報告》顯示，有近半接受調查者表示想要回到家鄉置業（包括家鄉的首會及非首會城市），顯示「揀大城市的錢、買小城市的房」已是當下

不少年輕人曲線買房策略，這也是他們想盡量留在一線城市打拚的最後一道保險。然而，常年兩地分居，也使家庭矛盾日益升級，夫妻溝通也不順暢。每每往返兩城之間，黃迪總是心事重重。加上事業瓶頸來臨，逐漸使他萌生了退意，「技術總是在更新迭代，年輕人越來越多，更容易熟悉新的技術。」

在黃迪看來，汕頭是沿海城市，生活配套都不錯，近年來，親戚朋友中返鄉的也不時有所耳聞。只是自己擅長的技術，在汕頭並沒有對口的崗位，一些普通的技術崗位，大多數都要求畢業5年內的年輕人。而自己大學所修及十幾年的工作經驗，在發展相對落後的老家而言，無異於「屠龍術」，毫無用武之地。在不斷降低心理預期後，最終在親友介紹下，一個朋友邀請他幫忙照看管理玩具工廠。

這是一個在老家而言非常常見的家庭式作坊，黃迪也沒有正式的職位，只是朋友看其老實本分，又是熟人，才邀請他幫忙打理。看貨、管工人等雜事都要親力親為。而收入方面，也自不能與在廣州時年入二三十萬的水平相比。具體還需看工廠效益，有時效益好，東主會多發一些獎金。好在省去了租房的壓力，多少可以節省一些開支。雖然生活壓力並不如在一線城市大，但在個人價值體現方面，黃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落差。

「10多年的專業知識，最後人家只是看人品，返鄉也要趁早。」黃迪有些低落和無奈，他太太也低聲地在旁邊說，「沒辦法，要生活啊。」



◆一線城市遭遇職場壓力，尤其是「35歲+」群體，不少人選擇流向二三線城市就業，汕頭人黃迪選擇返回家鄉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 回小鎮創業壓力小 卻怕人問「在哪兒高就」

的一家金融機構做市場業務，每天紧盯電腦屏幕上的股市波動，加班加點，行色匆匆。

#### 房價漲十倍工資才漲兩倍

朱培輝曾是中國千萬懷揣「進城夢」的青年之一，亦曾想像自己的人生也會如深圳這座城市一般，實現從漁村到大都市的華麗升級。然而，拚搏多年，朱培輝逐漸感到夢想日漸黯淡，月薪1萬多的收入，使生活在兩個孩子出生後異常地拮据。「深圳有一句話：『來了就是深圳人』，但真正成為深圳人並不容易。」

朱培輝租住在羅湖一個「極具性價比」的老舊小區，60平方米月租近5,000元，通勤半小時。「每天從光鮮亮堂的寫字樓回到自己住的老舊小區，就像換了一座城。」他感嘆，在深圳10多年間，深圳房價漲了將近10倍，自己經過努力，薪資水平也只是漲了2倍，買房的夢想漸行漸遠。

#### 每月所餘難提生活品質

除了房子，大城市中孩子教育「內卷」也讓人疲憊不堪。「很多學生報幾門輔導班，我們家庭收入有限，孩子們只上過一些短期培訓班，很難跟別人競爭。」

令朱培輝觸動的是，孩子們穿的衣服經常是在批發商城購買，或者品牌折扣款，而回到家鄉，有些鄰居的孩子反而穿着品牌的新款，光鮮亮麗。「在深圳起早摸黑工作，實際上大部分收入都給了房子等必要生活開支，結餘很少，在提升生活品質方面的支持，反而不如老鄉了。」

疫情來襲，多個行業受到影響，朱培輝的公司業績不理想，年底裁員，朱培輝的名字赫然在列。「實際上，這兩年公司效益一般，已經明顯感覺到業績的壓力，而且新來的年輕人越來越多，35歲以上的『高齡員工』已經慢慢在被邊緣化，得知被裁員的消息，多少心裏有數。」

#### 家鄉教育落後憂影響子女

趁着過年，朱培輝剛租了3年多的出租屋，帶著妻子和孩子們回到家鄉。「之前為了買房子攢了一些積蓄，加上公司裁員賠付了幾萬元，回鄉創業還是做點投資都有本錢，生活暫時也沒有壓力。」

從大城市回小鎮，落差不可謂不大。家鄉除了詩意的田園生活，還有子女教育、回鄉就業的現實問題需要面對。小鎮基礎配套不完善，信息也相對落後，在大城市

### 編者按

2010年1月9日，網友「火星總統府」在百度百科上，設立「逃離北上廣」的詞條，又經過數十位網友接力修改，文詞解釋終於在2021年1月形成定版：「這是生活在一線城市的白領，在房價居高不下、生活壓力持續增長的情況下，興起的要不要逃離北上廣深，到二三線城市去安放青春的『思潮』。」

這顯示，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離開一線城市，一直是白領們躲避生活壓力的一種選擇，家鄉亦成為他們心目中最後的港灣。但他們深知一線城市擁有豐厚的日後生活所需的教育、醫療等諸多資源，也深知家鄉各方面條件尚遜，或難以承載他們曾經激情四射的夢想。

他們有人一時茫然無措，也有人從頭頭厲奮發。他們都沒有選擇「躺平」，只是換了另外一種方式，為家鄉、為家庭，擔負自己的責任，釋放自己的能量。

### 一線城市「鳳尾」變二線城市「雞頭」 終於找到「安居樂業」感覺

從深圳的無房一族，到湖南長沙親友羨慕的「白領」，吳鄆只用了半年時間。去年他申請到了公司位於家鄉湖南長沙的一個管理崗位時，全家都歡喜雀躍。如今的他感慨，工作10多年終於有了「安居樂業」的感覺。

吳鄆2005年大學畢業後來到深圳的一家國企就職，他猶記得當時人才招聘會上，應聘崗位的攤位前排了長長的隊伍，可以說過五關斬六將才終於入職，此也令家人十分驕傲，希望他能夠在大城市站穩腳跟。年薪5位數到6位數（人民幣，下同），埋頭苦幹的吳鄆在同屆畢業生中，陸遷是最快的一撥，薪水逐年看漲。不過，跟薪水一同看漲的，是深圳的房價。

他回憶，2008年與女朋友拍拖時，月薪與深圳房價堪堪齊平，「當時原特區外的許多住宅單價還不到1萬，考慮到上班地點在福田中心區，希望攢多些錢買到中心區的房子。」誰料這一猶豫，工資上漲的速度便再也趕不上高歌猛進的房價。

數年過去，能幹的吳鄆從部門負責人做到了中層管理者，年薪數十萬，但在深圳買房依然是奢望。眼看孩子就到了上學年齡，壓力也悄然而至，「按照深圳積分入學的計算方法，即使有深戶，租房的人很難上到臨近較好的學校。現在即使關外的房子，也是動輒四五百萬，如果傾兩家父母之力湊首付，每個月房貸仍要超過2萬，加上日常生活開銷和2個孩子上興趣班的費用，也是捉襟見肘。」

奮鬥10多年，在大城市中仍難以真正立足，他感慨，內心時常充滿挫敗感。父母幾次來到深圳，見到自己每天加班加點的快節奏生活，原本兒子在大城市打拚的那份自豪感也逐漸被心疼取代。

去年，他在公司公布的分公司外派崗位中，看到了湖南分公司的崗位，吳鄆也萌生了回湖南發展的想法。「外派的薪資依然看齊深圳，在當地算是很不錯的水平了。現在在市中心買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附近學校和生活配套都還不錯，太太也很開心。」

生活的價值觀，在小鎮並不能完全得到認同，即使是返回自己的故鄉，也面臨適應的難題。在朱培輝看來，多年來，走向大城市已經成為小鎮人根深蒂固的認知，「讀書時老師總是鼓勵我們要努力拚搏，衝出家鄉，去大城市。一直到現在，每逢過年，年輕人回老家過年，長輩問的第一句往往就是『在哪工作，一說到在廣州、深圳等大城市，長輩都要讚揚幾句。』朱培輝坦言，春節期間和朋友聚會，言談中都不自覺地「矮了一截」。

最令他在意的還是孩子們的教育。「深圳的孩子，早在幼兒園就開始學習英語了，而回到家鄉，要高年級才學習英語。原來學過的那些，基本上要荒廢了。」

他坦言，雖然原有的崗位仍有向上空間，但從生活和家庭考慮，一家人的生活其樂融融更顯值得。「現在有很多大公司也來到長沙，未來如果公司的崗位有變，仍有一定的選擇空間，就算薪資稍微降一些，也願意接受。」